

# 張治中被冷落

李郁塘

## ——堯樂博士傳之三十二

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六日，有關解決伊亂軍隊事宜的第二附文，完成簽字手續以後。依據主文

第十一項規定，雙方應在十日內，開釋所俘人員，以示和平來臨。伊方果於限期最後之日，即六月十六日，將所俘我方較高級的官員，如國軍四十五師郭岐師長、省軍騎兵師苑凌雲師長、前阿山區高伯玉專員，還有幾位校級軍官等十多人，包了一架中蘇機，由伊犁送回迪化，完成首批釋俘工作。其他被俘黨政軍較低級人員，也於一週後改乘汽車由伊犁、塔城、阿山與烏蘇四地，送到綏來，交由我方接俘官員接運到省城迪化，完成釋俘工作。

### 釋俘行動便宜共黨

至於我方釋俘工作，在雙方簽字的翌日，就由省府下令各專署及縣政府開始進行。釋放的對象，不僅限於伊方戰俘，竟連盛世才主政時的政治犯一律釋放，其中還包括中共黨員一百卅二名在內。除化名周彬的毛澤民（毛澤東的胞弟），在盛世才於三十三年九月離新前，予以槍斃外，所餘一百三十一人，也於六月十日由迪化監獄釋

放，乘八部軍運大卡車，離開迪化，經行四日晉抵哈密。

筆者時任哈密區警察局長，早已奉令妥為迎送。除指定食宿地點外，並以安全為由，規定全體人員不得任意離棧外遊。好在僅宿一夜，翌日點名無誤後，就乘原車東行；就此八卡車中共人員算是安全離開新疆。其後又經河西走廊，再過蘭州與西安，車行一月，終於七月十一日轉送到陝北延安。當毛澤東接見此一百三十一人時，得悉其胞弟已死難於迪化，從此時起就恨透盛世才，聲言今後遇到盛世才的話，定要活剝其皮，以消心頭之恨。因此在民國卅八年大陸陷共時，盛世才不敢留在大陸，即時移居臺灣。這是新疆和平條款生效後的外一章。

在和平條款生效後的第二件大事，就是成立容納伊方人員加入省政府的方案。好在容納伊方人員的第一附文，早於元月二日與主文同時簽字完成手續。中央與省方早已有安排的腹案，俟六月六日第二附文簽字後，中央乃於六月十日明令，新疆省聯合省政府委員及正副主席、各廳處正副首長，於七月一日同時就職到任。同時中央為

就職慎重與典禮隆重起見，特派年高德劭的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問關萬里，乘坐專機，前來迪化監誓。這是其他各省省主席就職未有的先例。此一經過，前文已敘，不再贅述。

### 新省聯合政府成立

新疆聯合省政府成立後的首要工作，就是執行和平條款第一項規定；要在三個月內，實行民選縣長，六個月內實施民選專員兩件大事。新疆全省居民複雜，有十四種民族，地面又大，劃分為十個行政督察專員區，下轄八十一縣市，於今要實行民選縣長與專員，談何容易。尤且各民族自古以來，都在封建帝王制度下討生活。即民國以來，由楊增新經金樹仁至盛世才三代，也都是過着閉關自守，各自為王的政治。各族居民何知民主為何物？民選為何事？即就伊方人員來說，也是口中喊民主，手中握極權，那會出現民主政治？再就我方公職人員來說，一向是等因奉此，奉命行事慣了，於今要民選縣長與專員，根本拿不出選舉辦法來。最後還是由出身立法委員的民政廳長王曾善提出主張，先在省政府內成立省

選舉委員會，繼在各區各縣，成立區縣選舉委員會。爲了因應地面遼闊、交通不便的環境，只能採取間接民選辦法，也就是由區縣民直接選舉省縣參議員，再由省縣參議員來間接選出縣長與專員。

當時出席省府會議的委員們對於選舉事宜，可說都是門外漢；而張治中對於此事，也是一竅不通，未便攬權。而選舉一事，又屬民政事宜，乃由張治中以省主席身份，指定民政廳正副廳長爲省選舉會的正副主委，省府正副秘書長三人及省委鍾棟華爲委員，組成六人省選委員會。該委員會中，劉孟純是漢族，鍾棟華是滿族，王曾善是回族，沙力士是哈族，阿巴索夫與賴希木江是維族，在民族成份來說，主要民族都包括在內。在區域方面來說，中央有劉孟純與王曾善二人，伊區有賴希木江與阿巴索夫二人，其他七區有鍾棟華與沙力士二人，在區域人員分配上，也算平均。因而省選舉委員會就在那次省委會上，在各方都無異議氣氛下，宣佈成立。

就在省選會緊鑼密鼓進行各區縣成立選舉委員會之時，張治中爲了顯示他是全省十區的省主席，非僅七區的省主席，突然宣佈他要前往戰後的伊寧城巡視，作一週之行。但此時的伊寧城，與迪化省城分庭抗禮，已有一年八個月之久。換言之，伊城已成蘇俄勢力範圍，其他七區的人，想去伊犁談何容易。然而張治中却有恃無恐，一因他甫行就任聯合省政府主席高職，二因他與蘇俄駐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早成好友，只要起程之前打個招呼，就沒有問題。其中唯一成問題的事

，就是他到達伊寧城時，必須看到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才能證實伊區還是中國領土，也表示他是全新疆省主席。張治中爲了懸掛國旗的事，曾派外交署劉澤榮特派員，去向波米諾夫說明。波某曾在伊區可能找不到中國國旗爲借口，謂張主席到伊城時可以免懸。俟經劉特派員解說，可由迪化製好，事前派人帶去應景好了。

### 巡視伊城眼開眼閉

爲伊城送國旗，和安排張治中去伊城事，副主席阿哈買提江乃提前兩日於八月廿六日，先回伊城佈置歡迎場面。張治中旋於廿八日親率外交特派員劉澤榮、迪化市長屈武、民政廳長王曾善、副廳長賴希木江、省委鍾棟華與爾德尼、長官部政治部主任梁客濤、總務處長余易麟、參議高聲振、供應局長秦文、新疆日報社長黃震遐、記者陶天白、中央社記者楊永頤等二十餘人，於是日上午九時十分，乘坐中蘇包機起飛。當時在中蘇機場的送行場面，也頗壯觀。在外賓方面，有蘇俄駐迪化總領事波米諾夫親來送機，在要員方面，有警備總司令陶峙岳、城防司令陳德法、省府秘書長劉孟純、副秘書長阿巴索夫、高等法院何崇善院長、省委哈的爾與爾德尼等。此外迪化各族文化會首長也率大批幹部前來送行。此一熱烈場面，在中蘇機場來說，真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

由迪化至伊犁的距離，在左宗棠進軍伊犁時，算是一個十八馬站，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，騎驢乘駝需時一個月，於今飛機航程是兩小時。張

治中一行於是日上午十一時十分降落伊城機場。因爲阿哈買提江先回來兩天，在伊犁機場也安排了不小的歡迎人羣。有軍樂隊吹打打，也有中小學生搖旗吶喊，當然還有各族居民來充場面。其中大難不死，流落在伊區的少數漢族人，也被迫利用權充歡迎人羣，以便證明伊城還有漢族人居住其間。但他們手中所持的歡迎旗幟，是用白布製成的，上面寫了「歡迎省府來賓」六個漢字，使漢滿同官員們看到非常刺眼。他們用白布製旗幟，無異是向張治中提出抗議，你跟伊亂份子和平談判成功了，伊城死難軍民就難瞑目於地下。至於在旗幟上僅能寫「歡迎省府來賓」六個大字，乃因受伊方限制，連歡迎張主席的字眼都不能寫，其他一切情事，都成了馬尾提豆腐，難得提起了！

張治中一行下了飛機後，就被迎至伊犁區專員公署內，作爲下榻處。該署也就是「東土」的國府所在地。公署大門上雖然懸起一面國旗，但「東土」的星月紅旗仍未取下，照掛不誤。這種不倫不類的尷尬情事，張治中也只好睜眼閉眼，裝聾作啞的份。因爲老毛子（俄國人）根本不願舉行羣衆歡迎大會，也不作巡視九城的安排，僅於翌日由阿哈買提江陪同，去遊汗三臺與菓子溝作爲消遣。因汗三臺有湖，菓子溝有樹，算是伊區的風景區。尤以菓子溝所產蘋果，個頭大，品質佳，與吐魯香的葡萄、哈密瓜，均稱新疆貢品。自元、明、清三朝，凡駐此地大臣，均選送蘋果晉京作貢品。於今張治中親臨產地，當可嚐

到特產佳味了！

第三日由蘇俄駐伊城領事達巴謝夫出面宴請張治中，表示一下中蘇親善的場面，來徒耗時間，如此而已！九月一日再由阿哈買提江陪同，前往中國之西門門霍城去巡視。霍城全名是霍爾果斯，因河得名。霍城位於河之東岸，為我國通往俄國的西大門，有大橋相通，可行汽車，橋西即為俄屬中亞哈薩克斯坦東界。清中葉道光廿二年林則徐文忠公因鴉片戰爭失敗，被貶伊城時，不時前來霍城巡視觀察，發現俄人侵我日急，乃慨然而言曰：「為中國之大患者，其俄羅斯乎？」時逾百餘年，果不幸而言中。於今張治中身為西北軍政長官，並兼新疆省政府主席，面對的敵人正是蘇俄，在身臨其境後，當會有同感的。然而此時的張治中，正想假俄酋史達林的羽翼，來抬高他在國內的身價，雖然親眼看見俄國人在伊區橫行霸道，與其爪牙們的張牙舞爪的不法情事，但張治中對伊區之行，竟三緘其口，未作一字評語。

### 瓜皮果屑擲污座車

張治中自到伊城以來，伊區方面根本未作正式官方的盛宴，由霍城歸來以後，也僅由伊城實業公司總經理胡沙音出面予以晚宴，算是結束他在伊城的應酬。張治中乃於九月二日以省主席的身份與主人地位，回請伊城各機關首長與各族代表數百人，備上手抓羊肉手抓飯，在伊城西公園葡萄架下、果樹林中，舉行回謝大宴，席間張治中曾以省主席的身份發言說：

「伊城各族同胞的代表們：本人來到伊城已有五天，今天得能和大家把晤會面，非常高興愉快。刻因留伊時短，未能一一到府致候，深以為歉！今天特備簡單的羊肉抓飯，來回謝各位，旨在大家來會面。機會難得，想乘此難得的機會，跟大家面對面，說幾句懇切的話。

「首先我以新疆省主席，以及中央代表的地位，向大家致慰問之意。這次變亂事件得能和平解決，首先當推中央政府實施和平政策而來，其次是因蘇俄鄰邦從旁大力贊助而促成。最終還是全省各族同胞，要求和平安治心切的結果。大家都知道，新疆兩千年來變亂相尋，循環不已，歷朝歷代省內居民所受痛苦，難以筆墨細述。因而這次和平成功，真是得來不易，難能可貴！希望全省各族同胞，與在座的大家，要珍視此次的和平成功，愛護此次和平勝利，今後不讓任何人或任何勢力，破壞全省各族同胞的團結，才能促成新疆永久的和平。則新疆幸甚，國家幸甚！」

九月三、四日兩天，張治中原想召見伊區九城的縣長跟六團的團長，晤面致勉。但伊方人員，也是老毛子的心意，唯恐這些軍政要員會過張治中後，在意志方面有所動搖，竟以路途遙遠，召集不易，未作如此安排，予以婉拒。由此可知張治中伊區之行，可說一無所得，完全失敗。為了消磨這兩天時間，僅由阿哈買提江陪同，去逛伊城街頭。為了顯示省主席的座車，車頭上插上國旗，以便引起行人注意。車經無人的街路，當然順利通過，但一到人多的地方，就從四面八方投

擲來許多瓜皮果屑，使張治中哭笑不得，大失顏面！坐在身旁的阿哈買提江，一見此情反而向他解釋的說：「這是伊城人民以盛情歡迎主席的熱烈表現，因此時此地，正是瓜果成熟盛產之期，伊城十字路口，瓜果攤販林立，各族居民為了歡迎主席，乃就地取材，擲向座車，才有如此熱情之舉，請主席不要誤會，要大大的高興才是！」

阿哈買提江雖在旁巧言辯解，但張治中心裡有數，總覺得不是味道。由此種種，在在說明，他的權力已難過問伊區的事了，如不急流勇退的話，將來的下場，一定要搞得灰頭土臉，就此埋下辭去新疆省主席的念頭。果於翌年向中央推薦新疆監察使麥斯武德繼任省主席，這是後話，容後詳述。

張治中在伊城停留一週，在無所是事情形下，乃於九月五日再乘中蘇包機，飛返迪化。一向好借題表功，喜說大話的他，對於此次伊區之行，竟然三緘其口，未吭一聲，僅命黃震遐在六日新疆日報上的社論中，強調新疆施政綱領的重要，希望全省各族人士，多加遵行，勿加破壞。來警告伊方，如此而已！

### 東土青年滲透選區

張治中偕同阿哈買提江等，由伊寧回到省城後，就召開第九次省府會議，除通過省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章外，並決定了各區選舉委員會的人事與派遣，各區組長由省方派大員出任，組員由各區行政督察專員充任。茲將十區的選委會名冊述後：

一、迪化區組長鮑爾漢，組員哈德邁。二、伊犁區組長劉孟純，組員阿克木也夫。三、喀什區組長阿巴索夫，組員阿不都克力木買合蘇木。四、阿克蘇區組長才夫拉也夫，組員阿不都艾則孜。五、塔城區組長賈尼木汗，組員拜什巴依。六、阿山區組長徐禹扎，組員烏斯滿。七、和闐區組長劉效藝，組員郝登榜。八、焉耆區組長爾德尼，組員左嚕萍。九、哈密區組長劉應麟，組員李朝星。十、莎車區組長劉桂秀，組員周效岡。此外每個小組成員中，都有伊方一二人參與其中。而參加區選舉委員會的伊方人員，清一色都是「東土青年黨員」，這批青年黨員，乘此機會滲透到各區，監選縣長和專員乃是煙幕，隨時隨地製造亂事，是其真正的任務，搞得全疆大亂，效舉三事如下：

阿山區是新疆省第六行政區，全區居民以哈族人最多，省選會爲了順應民情，乃指派哈族省委徐禹扎出任區選組長。當徐組長率領組員克斌全等，奉命前往阿山執行任務，路經塔城區的額敏縣境時，竟被當地東青黨徒先加防阻，繼予殺害。在此同時，適有去年塔城淪陷時，逃往蘇俄邊卡巴克圖的千餘難官難民，在張治中巡視伊城時，已與蘇領館談妥，要分五批送返迪化。適第一批難官難民百餘人，也路經額城，一併予以殺害。此一殺人事件消息傳抵迪化後，全省居民爲之大驚！但張治中也無可奈何，僅向阿哈買提江要求，要多約束伊方人員，不得再有隨便殺人越貨事件，作爲罷論。

緊接此一事件之後，近在省城咫尺的吐魯番

城內，又發生了一件殺人越貨事件。當時夜宿吐城的國軍兩輛運糧軍車，兩車司機出外吃飯，被伊方派在吐城監選員發現，乃邀吐城東青黨員多人，在飯館內將兩位司機圍殺而死，並徵得吐城縣長阿不都熱哈滿的同意，竟將兩司機的頭顱割下，掛在吐城城牆上，借以示威，不准國軍糧車再進入吐魯番境內。此時吐城東青黨員雖然橫行霸道，至無法無天的境地，張治中却仍然裝聾作啞，未予追究，竟然讓殺人兇手逍遙法外，這就是張治中的和平。

古人說：「對敵人寬大，就是對自己殘忍！」時至十一月一日，第三件殺人劫車事件，又在東疆重鎮的哈密境內發生。張治中的忍性雖大，此時也不能坐視不理了。爲了重視此一事件，翌日即派副主席鮑爾漢、省府秘書長劉孟純、副秘書長阿巴索夫三人，乘坐中蘇航空公司的包機，於是日上午十時飛抵哈密中蘇機場。時任哈密專員李朝星、縣長陳守平、縣長當選人白錫爾與筆者均趕赴機場迎接。省方三位大員下機後，聲稱只在哈密停留兩小時，要將南山口事件處理完畢。事關哈密縣政事宜，大家就到縣政府會議室，商討此事，儘快予以處理，好返省向張主席報告結果。

哈密殺人越貨的元兇，是哈密第四鄉長沙以提，地點在哈密、鎮西交通孔道上的南山口地方。沙以提竟下令第四鄉自衛隊，將駐軍四十五師由哈密運往鎮西的兩輛糧車先行劫奪，繼將運糧押車的一位連長打死。此時要開會處理此事，應當將沙以提找來才是。但因第四鄉位於天山區的

二道溝內，距離縣城有百公里之遙。當時哈密城區沒有小快車，大汽車也僅軍方有。軍方大汽車當不便前往，即使前往兩小時內也趕不回來。而省方三位大員，只能停留兩小時，因而出席此次會議的人員，除了來賓三人與我們迎賓四人外，又加入四十五師副團長田子梅將軍，共八人，肇事的第四鄉長沙以提竟然缺席。因鮑爾漢與阿巴索夫都會國語，此次會議也就未安排翻譯人員了。因在縣政府開會，就由陳縣長揭開會議序幕，他說：

「哈密民選參議會與民選縣長事宜，均已如期完成，本人理應將縣府大印移交縣長當選人白錫爾王，早卸仔肩。無如第四鄉春耕貸款事件，時逾半年仍未結案，致無法移交。本府不得不三令五申，催促沙以提鄉長，儘快辦理之際，不意在南山口地方，突發生第四鄉自衛隊，以武力劫持國軍糧車事宜，並將押車連長打死，釀成嚴重事端。有勞省方三位大員，前來哈密處理此事，真是本人離職前之不幸！」

### 一桿子打翻一條船

本來以在座八人的官階來論，在陳守平縣長致詞以後，理應輪由副主席鮑爾漢致詞才對。退一步來說，也該輪到劉孟純了。然而阿巴索夫竟置他的兩位頂頭上司於不顧，立即插嘴說：「本人一來到哈密，就接到許多居民的報告，紛紛指陳此次南山口事件，完全基於『官逼民反』而來的，你們在座的幾位軍政首長們都要負責任，

阿巴索夫一棒子打翻一條船的蠻言一出，大出我們意料之外。照理說，阿巴索夫遠由千里之外的省城來此，作案元兇沙以提並不在座，他何能確定南山口事件，是由「官逼民反」而來的呢？但因當時有李專員在座，我不便搶先回言。就在此時，一向性急的田子梅將軍接下就說：

「好罷，處理南山口事件，我負全責。請三位省方大員放心回省好了，我會有公正結果回報的。古人說：『殺人者償命，借債者還錢』，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公理。沙以提在南山口地方，無緣無故劫持本師兩軍軍糧，還打死押軍連長，究竟是『官逼民反』呢？還是『民逼官反』呢？請三位大員來評理。」

本人駐節哈密、鎮西多年，對於二道溝位於何處，二道溝內有幾位沙以提（維族人同名的很多），我都很清楚，決不會找錯人。只要給我三天時間，本人定會將沙以提逮捕歸案，明正典刑，為死難的連長償命！」

阿巴索夫一聽田子梅將軍的話，話鋒是針對他而來的，就氣憤不過，即時立起，欲想一施下馬威，再度向在座政軍警首長予以恐嚇。坐在阿某身旁的省府秘書長劉孟純，眼看議場要惡化，乃一手扯着阿某先坐下，一面立起發言：「此時此地，尚有鮑副主席在座，應請副主席先提示處理此事的綱領，然後你再發言。」阿巴索夫第一次先發言，就有失禮貌，一被劉孟純制止，也就坐下不言了。鮑爾漢乃接說：

「我們三人由省城乘機來此，是奉張主席之命，前來解決昨日在南山口所發生的事件，希望

在座諸君，羣策羣力，共商解決事件的辦法，不要意氣用事，各持己見。南山口事件發生時，我們三人遠在千里之外，對於事件真象，當難瞭然，希望在座諸君，先把事變發生的前因後果，報告一下，好作處理事變的依據與參考。」

此時本應由李朝星專員發言方是，但李專員接任不久，對哈密地方情形，尚不大清楚，尤其還沒有與肇事元兇第四鄉長沙以提會過面。南山口發生殺人越貨事件，也是事後由筆者以電話告知他的。因此種種，他無法提出事變真情，乃以眼色指示陳守平縣長，發言回話。陳縣長也就緊接着鮑爾漢的語尾，起立發言：

「自新省政府成立以來，本縣就依施政綱領，積極進行民選事宜。現在哈密縣參議會已組成，民選縣長也產生。本縣移交清冊，都已造好，只缺第四鄉春耕貸款名冊，未能到府。乃三令五申沙以提鄉長，趕快造報名冊前來，以便儘早移交。不意第四鄉春耕貸款名冊未到，反而引出南山口殺人越貨事件。怎能引申為『官逼民反』事件呢？」

陳縣長語畢，李朝星專員接下又說：「南山口事件，事屬地方治安，李局長接案最早，知情最詳，請由李局長將案情和盤托出好了！」

### 變亂事件責任誰負

筆者出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已多年，因不時巡視鎮西與伊吾警政，常到南山口與第四鄉，尤因第四鄉成立自衛隊時，缺乏槍枝，筆者曾大力爭取時任哈密警備司令楊德亮軍長的贊助，撥借給

第四鄉四十枝步槍。沙以提對我感激不盡。此外他於卅五年春，春耕貸款時，竟公款私用，娶了姨太太，我選接到他的喜帖，參加過他婚禮。他因公款私用，致造不出貸款名冊，這是造成此次變亂的真因。因而筆者承受李朝星專員的指示，接下報告說：

「關於南山口事件，根本談不上是『官逼民反』，而是沙以提作繭自縛，自己製造出來的變亂事件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他將本年春耕貸款，公款而私用，當然無法按名造冊，以致無法向縣政府報銷。其二，此次哈密民選參議員時，各鄉鎮都有民選縣參議員，獨第四鄉闕如，未加辦理，這已證明沙以提鄉長不贊成民主政治的運作，致無法向選委會交待。再進一步說，民選縣長刻已產生，專員民選也要明年元月舉行，區警察局年終就要裁撤。假如沙以提鄉長真受過李專員、陳縣長以及本人迫害的話，此種迫情轉眼就要消失，根本就沒造反的必要。由上所述，此次南山口事件，並非『官逼民反』，而是沙以提自逼自反。如硬要指成是『官逼民反』的話，那麼上自張主席、鮑副主席，下至劉秘書長、阿副秘書長，都難擺脫關係。蓋因自聯合省政府成立以來，就三令五申要嚴懲貪污，力行民主。而沙以提鄉長竟將公款私用，犯了貪污重罪，不贊成民選縣參議會的成立，不參與民選縣長工作，在有礙新政府施政綱領的運作，才逼得沙以提走投無路，造起反來。如說沙以提製造南山口事件，是『官逼民反』的話，那麼在座三位長官，都得負責！」

筆者將亂事原委源源本本的道出以後，並將「官逼民反」的責任，推到省方三位大員身上，他們才不再追究亂事責任，進而設法來作善後事宜。這時才由劉孟純出面提出善後事宜的辦法，首先他以西北軍政長官部秘書長的身份，開言直說：

「關於四十五師某連長因公殉職之事，可由師部填報該連長家屬名冊，專案向長官部請領一筆撫卹金，能維持其家屬生活，就此結案。對於兩車軍糧與兩位司機，可由哈密縣政府派員收回，重運鎮西團部，以供軍需。有關軍方事件，就此結案，勿再深究。」然後劉孟純又以省府秘書長的身份接下又說：

「關於哈密第四鄉春耕貸款一事，可由陳縣長專案報省，由省府負責處理。哈密新舊縣長交接之事，在近日內，由李專員就近監交，報省備查就可以了！」

### 把沙以提送往伊犁

劉孟純以軍政雙秘書長的高位，提出了南山口善後事宜的辦法以後，李明星專員、陳守平縣長、白錫爾親王以及筆者，都認為如此處置尚合情理，也就不再多言。唯獨田子梅將軍，深覺對肇事元兇未加懲處，定會助長兇燄，若不驅逐出境，一定後患無窮。乃接下又說：

「哈密第四鄉位於天山區，地控哈（密）鎮（西）伊（吾）三縣交通孔道，再加沙以提手中擁有四十枝鋼槍，若仍讓其匿居二道溝內，定會跟軍警再度發生衝突。茲為釜底抽薪計，要讓沙

以提遷地為良才是！」

劉孟純一聽田副師長的提議，也認為大有道理，為了哈密區的治安計，確屬為最有效的辦法。在他點頭以後，算是答允此一提議。接下就移目注視身旁的阿巴索夫，阿某一看到劉孟純要他講話，他就乾脆直說：「我歡迎沙以提到伊犁作公民。」

發落沙以提地點雖有了，但如何能讓沙以提順利出境又成問題。此事當由李明星專員去想辦法了，他一面以手指着坐在其身旁的民選縣長白錫爾王，一面說：「你們都是維族人，沙以提出境一事，就由你負責辦理好了！」

白錫爾親王雖係哈密回王世家，但其能力太差，當其被提名為哈密民選縣長候選人時，筆者就認為不大適當，非哈密之福，曾向堯樂博士中委建議，可由其長公子堯道昌或次公子堯道宏，擇一出而競選。然而堯氏因體念老回王沙馬克沁對他的提拔與愛護，硬是推薦老回王長孫白錫爾王出來競選縣長。於今李專員要請他將沙以提平安護送出境，他認為此事體大，不敢負責，竟以尚未就任縣長為由，予以回拒。由此可知其才能短絀至於何地。

李明星專員為了向劉孟純交代，就接下以手指着筆者說：「李局長出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，且與沙以提鄉長感情不錯，就請你負責，找到沙以提，然後將其安全送往伊犁好了！」

由哈密到伊犁，每週有兩班中蘇機定期飛行，只要買一張由哈密至伊犁機票，就可解決問題，何難之有，因此我就點頭答應下來。俟省方三

位大員在哈密縣政府內吃過午餐後，將鮑、劉、阿三人送走以後，我就寫了一封維文信，指說他在南山口闖下的大禍，經鮑副主席、劉秘書長，以及阿副秘書長的同意，只要他離開哈密，前往伊犁，就可消案。

至於離境安全責任，我負全責。希其隨維族警官，如期前來哈密，由我陪其前往機場，趕乘中蘇機飛往伊犁。沙以提一向對我信任有加，懷有好感，深信我有力量，可保障其安全。果於兩天以後，隨維族警官，前來區局報到。那日正是中蘇機的班期，即時乘上我的座車趕到中蘇機場，買了一張由哈密至伊犁的機票，將沙以提送上飛機，直飛伊犁而去。哈密南山口殺人越貨事件，就此了案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# 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撰稿以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名人傳記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為主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務請自留影印底稿）。